

September 2013

From *The Peach Blossom Fan* to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 Way on Chinese Literature of Professor Shi Ting-quan
(Richare E. Strassberg)

Guozhong P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Peng, Guozhong. 2013. "From *The Peach Blossom Fan* to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 Way on Chinese Literature of Professor Shi Ting-quan (Richare E. Strassberg)."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5): pp.55-6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5/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从《桃花扇》到《山海经》： 美国石听泉教授的中国文学研究之路

彭国忠

摘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石听泉教授(Richard E. Strassberg),自幼接触中国文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时,开始研究《桃花扇》,撰写并出版专著《孔尚任:清初的一个文人》,研究孔尚任的生平和时代,并探讨文学作品和作者生活的关系,认为孔尚任把很多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件放在他的戏曲里面,有较多他的自传的成分。由《桃花扇》及其中的江南山水,他对中国小说、戏曲,进而对江南园林和中国山水文学,再进而对《山海经》和中国的梦文化,产生浓厚兴趣,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形成了他独特的中国文学研究之路。

关键词:中国文学 《桃花扇》 《山海经》 江南山水 梦

作者简介:彭国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2011年至2012年,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本文即是与该校石听泉教授的访谈录。电子邮箱:gzpeng@zhwx.ecnu.edu.cn

Title:From *The Peach Blossom Fan* to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 Way on Chinese Literature of Professor Shi Tingquan (Richard E. Strassberg)

Abstract: Professor Shi Tingquan (Richard E. Strassberg) in UCLA had been exposed to Chinese culture in his childhood. Later, he studied in Princeton University for his Doctor's degree, his research was on K'ung Shang-ren's play *The Peach Blossom Fan* and later he wrote a book named *The World of K'ung Shang-ren: A Man of Letters in Early Ch'ing China*. In the book, he argued that K'ung put many things he had experienced into his play and made it into a semi-biographical play. K'ung's *Peach Blossom Fan* and the beautiful sceneries of the South Yangtze River depicted in this book further intrigued Professor Strassberg to study Chinese fictions and dramas, and he becam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the classic gardens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ural landscapes.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nd "drea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o he began hi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se areas and establish his own way to study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each Blossom Fa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the landscapes of the South Yangtze river dream

Author: Peng Guozhong, Ph. D., is a professo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China). This article is the interview recording with Professor Strassberg in the UCLA conducted when Prof. Peng w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the UCLA from 2011 to 2012. Email: gzpeng@zhwx.ecnu.edu.cn

彭国忠(以下简称“彭”):石教授,您的中文名字让我很感兴趣。它让我想到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比如枕石听泉、支石听泉、坐石听泉等等。同时,还让我想到佛教故事中的天雨花、石点头。我想请教您取这个名字到底根据什么来的,是诗意的追求还是禅意的追求?

石听泉(以下简称“石”):你研究得很深。其

实它的来历很奇怪的。我家园子里有个喷水,可以当作泉,我很喜欢在那里坐一坐、听一听。有一次在苏州,我到一個古董店,发现他们那儿在卖一个以前挂在苏州园林里的招牌,一块匾,叫做“听泉轩”。我一看这“听泉”,我觉得,正适合我自己园子里至今还没有取的名字,所以就买这个匾带回来,挂上,挂在我的小书房,在后花园小房子里。

从那以后,我就把这个园子叫“听泉轩”。那么,我自己也就改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大概碰巧与我有渊源吧。它就这么来的。

彭:你这个石,石头的石呢?

石:我的英文名字叫 Strassberg,是有这么个 S 的声音。很多外国学者,类似我这个名字有 ST,就变成“司徒”啊什么的。我觉得既然有“听泉”这两个字,何不取一个与石头有关的姓,也是一个中国姓。那么,石听泉,实际上有点像在园子里静座的意思,我经常在那里静坐,听喷泉。石听泉,有一点呼应了。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吗?

彭:我觉得非常好。加了个“石”字,境界更深,比单纯的听泉,更深一些。中国古代像枕石漱流,都另外增加一种象征的含义在里面。

石: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大概中国诗词,中国佛教啊,中国绘画啊,等等,对石头有很深的阐释。可以说中国有石头文明、石头文化。

彭:您说您是后来把名字改成石听泉的。在这之前,您有中文名字吗?

石:以前我叫宣立敦。这个大概是学生时候就起的,早就起这个名字。所以有的中国朋友,认识我是宣立敦。最近收到中国大陆一封 Email,有人写关于我的东西,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问:“你是宣立敦,还是石听泉?”所以我就尽量给他解释解释。我发现中国历史上也有人改姓,突然就改了姓名。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有这个好处,我们外国人不可以改姓名的,要到法院去,花很多钱,挺麻烦的。中国以前,你刻个图章,可以加一个雅号,或者你可以变一个新的面目。这个很好,我很赞成。

彭:从名字感觉到你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了解比较多,造诣比较精深。所以,接下来了解一下您学中文的经历:您在什么地方学中文?学习的经历如何等等,包括跟其他朋友交往,涉及到中文方面的。

石:我生长在纽约,离唐人街不远,而且当时纽约有一些中国人,很早就来到纽约。我在小孩子时,与中国的东西有过接触,不完全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外国佬。我认识一些同学,还有离联合国不远的一些外交人物啊什么的。小孩子时候很喜欢到唐人街去,看看灯啊什么的,我一直让父母带我去玩。到高中时候,因为我学艺术,学美术,高中读的是美专,开始对中国书法有兴趣。所以我

是从书法开始入门的。在纽约有一位老先生开课,专教外国人怎么练毛笔字。我 16 岁就开始跟随这位当地老华人,学习练写中国毛笔字。对中国书法有兴趣,写的是中国字,所以对中国语言不可不学。如果要进一步的话,一定要了解写的是什么东西,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慢慢开始自修一些中国话。当时很少有中国文化的课,在美国,在 60 年代,没有形成普遍的教育,美国人对中国的东西了解得不多。所以我买了 40 年代的旧课本,自修。我有一些中国朋友,我就问他们是不是这么念啊,或者对不对啊。大概我自修时学到很多不正确的东西,因为没有老师。后来到大一大学开始选课,我就选了汉语,主修中文课。后来慢慢的一年一年进修东方研究,东亚研究,这一类东西,学习中文、日文。后来到普林斯顿做研究生,转到文学科:小说、戏曲。读到博士。后来就开始教书。其中有几次到中国台湾、到中国大陆留学,还在日本京都待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一直在教书,慢慢读这些东西。

彭:您大学时开始修中文,教您的是美国老师还是中国老师?

石:都有。主要是美国教授,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但是还聘请一位中国来的教授。他大概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是解放以前毕业的,他也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听他的发言,美国教授对文法解释很清楚。

彭:这是西方语言学的思维。

石:对,这是西方语言学。一个是中国人教的,当然有他自然的教法。另外呢,美国教授,他分析得很好,对我们美国人学汉语很合适,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和我们英文有什么不同。一个是实践的,一个是理论分析,两方面结合。

彭:你是从读硕士时就到普林斯顿的?

石:对。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

彭:我只查到您博士是普林斯顿,1975 年毕业的,文学博士。

石:是的,我的论文是《桃花扇》。

彭:您后来 1983 年出版的那本书(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孔尚任:清初的一个文人》,就是博士毕业论文吗?

石:是从论文变成的。主要内容是他的传记和时代,但是也探讨(因为它是历史剧)作品和作者的生活的关系,尤其是孔尚任把他很多自己经

历过的一些事件放在他的戏曲里面，有很多他的自传的成分。所以这样可以一边看作者的生活和时代，一边了解《桃花扇》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彭：您是结合清初的历史、孔尚任个人的经历，研究《桃花扇》的。

石：因为孔尚任是清初孔家的后代，在满人统治中国的情况下，他对汉族文化有一种自觉的使命感，思考怎么才能恢复汉族文化。他在江南做官时，访问明末遗老；对很多历史遗迹，他做了实际的考察；并且阅读过很多书籍。他要研究明清之际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再说，他父亲好像是反清的。所以孔家那个时候也是想一个办法，怎么能存在下去，尤其是康熙年间。康熙也对孔家很感兴趣，对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很有兴趣。他自修了书法什么的，他很用心读书，还请翰林院的学者给他讲课，也喜欢编书。像这样的皇帝，中国历史上是很少的。所以，他也来访问孔家。这不仅是为政治目标，不仅是为了控制中国，也有一个对中国文化很深的爱好在。所以孔尚任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一边把孔家与康熙的关系弄得很好，另外一方面，他在江南当过官，尤其是在扬州府，他和王士禛等其他大官，鼓吹诗词的恢复，因为他写诗很有名，比写戏曲更有名，大家认为他是诗人。他当官的时候，举行过很多雅集、很多活动，就是为了扬州在受到很多打压以后，让它恢复本地文化。所以《桃花扇》也就是他这一生活目标的主要成分，代表他的历史观点，代表他作为一个满汉中间人，也可以说代表他的阶级，因为这种文人乡绅阶级，既然没有抵抗能力，就想一个办法能够和满清政府合作，思考怎么样把汉族文化保留、发展下去。所以，从孔尚任所处历史时期和他的心理看，我认为他心里是有矛盾的。

彭：这是什么矛盾呢？

石：他忠于明朝和汉族文化的传统，但是又承认时代变化了，要与时代一起发展，要合乎时代的需要，要参加他那一辈子人的大事。所以他有两种忠诚，两种意气，尤其是他亲自见过康熙，康熙到曲阜来拜祭孔庙，孔尚任就被选中给他讲学。孔尚任看康熙尊重儒教，也有很好的治国政策，也有很好的文化，经济也开始复兴了。所以他不觉得满族人十分坏，而且个人跟皇帝有见面的机会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给他一个想法：可能清朝也不是那么坏；也可以参加，也可以恢复中国。但是

另外，看看他家庭啊、孔教啊这种传统，又觉得明朝崩溃，那么多好的功臣吃亏了，还有内战的时候就非常惭愧啦，尤其是他到江南去见过一些遗老，他也不能十分赞同清朝对王阳明和明朝文化的这种攻击的政策，他不觉得晚明的文化十分坏，他知道那时有许多美丽的诗、美丽的文学、美丽的哲学。这些美丽的东西啦，浪漫生活啦，对他有一种吸引力。他处于这两个矛盾体的中间，所以他采取戏剧来解决，就是因为要表演这种矛盾，以传奇的格式尽量解决忠于汉族文化的心理和承认时代有一些变化是不可否认的。我是这么看孔尚任的，他很有代表性，他那一辈的很多人这样，时代有矛盾性，一般人没有勇气来表示这个，他能够写一部戏曲，是比较勇敢的，因为很容易陷入文字狱里。康熙也有文字狱。在文字狱时代，要是写错了，或者有什么人看不懂他的文学，他也可能会遇到处罚，但是他觉得这是他的使命，他的功德就是要把这两个矛盾用艺术方式来做像司马迁历史家那样比较公正的处理，而且他认为他不违背满清的历史观点，所以皇帝也应该喜欢的，皇帝也会对他更好，看他怎么精心调和民间反清的态度。这是他理解的他时代责任。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这是主要的，《桃花扇》是一部历史书，是用传奇的方式来表现一种历史矛盾。

彭：您对《桃花扇》的结尾有什么看法？

石：我想孔尚任有两面想法，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承认现实，参加一个时代的活动，他不想隐居，做一个遗老，他想活动，参加国家的建设。另一方面他和很多汉族人一样非常遗憾明代的崩溃，他对明代文明做了很深的研究：为什么明代汉族文化在那种条件下好像失败了？而对遗老那一辈，包括他父亲在内，需要安慰他们的灵魂。所以那个结局，一面是承认现实；但是又非常同情明末遗老，非常哀悼晚明的文明，尤其是晚明的浪漫文化。在清初，晚明的浪漫文化是受到批评的，在知识界，尤其是满清政府也怂恿这些非常保守的学者，来攻击王阳明和那个时代所谓自由的现象。但是很多文人，虽然表面上是朝廷的正统思想，但是他们做诗人、做艺术家啊，还对这些晚明精神非常不愿意放下，因为那是一种表现自由精神的，所以它还对这些东西，也保持一些爱好。主要是艺术创作方面的一个精神。所以它的结局，你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彭:很深刻。那么,您怎么会选择《桃花扇》、孔尚任作研究对象?

石:在我读研究生时,在普林斯顿有许多研究生,都研究晚明文化,所以在研究院那个时候,在美术系、在历史系,不同的专业领域,大家都觉得晚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所以由于跟朋友交流,了解在传奇方面,反映明清之际的变化以《桃花扇》为最出色。还有一出戏《长生殿》。但《长生殿》还没有真正的突破,《桃花扇》是真正在戏剧传统里面比较写实的历史戏,算是一个大突破,中国戏剧里面很少有这么写的。如果写历史戏,已经是被小说化了,比如写汉唐什么的,那就不是真正有历史根据的,连《长生殿》也是比较浪漫的一个故事。在中国文学上,《红楼梦》、《桃花扇》都是比较出色的作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两部书地位非常重要。后来的中国文学史也承认这两部作品不仅是很出色的,它们之间也有很多的共同点。所以我研究《桃花扇》,是受到70年代初普林斯顿同学和老师的研究倾向的影响。

彭:说到老师,我想顺便了解你和张充和先生的关系。听说她给你写过字,是题《桃花扇》的?

石:对,这是她的字,刚找出来的,我一直保留着。她写的是工尺谱,一首小令的。

彭:她称赞你中文水平高。她是您的老师吗?

石:不是;但我从她那学到很多东西。有一次我们一起演过《学堂》,她教我怎么演老师(陈最良)。也算是老师。那出戏,她教我。她写过一本书,里面讲到这些,主要是她的回忆,回忆她所认识的三十年代到现在所有的昆曲界的朋友。

彭:包括吴梅先生啊,等等。

石:吴梅先生啊,还有张大千先生也来看她,给她画了水仙。很多名人。算是当时的票友啊、业余演员……很有意思。从中国社会史来看,这是比较雅的,社会上的雅风在民国时代还存在着。从她的眼睛来看,中国戏剧在当时是一种社会联系的方式,很多人可以经过昆曲做朋友,都是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方的情况啊,都喜欢昆曲。要不是像她个人有这种回忆录,我们很难抓到中国的社会关系在某一方面是怎么样的。她的生活很长,而且很富。就朋友关系来说,她很富。她见过那么多名人。而且她还想到写出来,而且教徒弟。她有很多徒弟,在耶鲁,学昆曲的徒弟。有些外国人跟他学昆曲。有外国徒弟、中国徒弟,她都可以

教,因为她都记得这些东西,都不是书本上能够学到的。一定得有老师继承了这个传统,才能传给其他的人。但是现在呢,像她那一辈的人,他们的丰富知识,不多了,存在的人现在不多了。她96岁。知识很宝贵的。我希望有人抓紧请她做录音,或者记下很多关于昆曲的知识。可能有人做;但是可能做不完。

彭:差不多一个世纪;她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世纪的历史。

石:对,她是名门后代。她是李合肥的后代(张充和不久,被过继给二房的祖母——法名识修,其父为李鸿章胞弟——作孙女。养祖母是张充和的启蒙师,并重金延聘吴昌硕弟子朱谟欽为塾师教育她)。她祖籍合肥,后来到苏州居住的。民国那个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的余波还在。在苏州,其实还有一些人,可以说是跟明末清初一样,有想保留江南固有文化的一些人。还有一位画家吴子深,他也来听。在台湾,我记得他也来过一次,他说他是苏州人,也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苏州人,也是很有影响的。还有故宫博物院的蒋复璁馆长,^①他也是曲友。很有意思。可以看出,有各种各样的人。

彭:还有张光直先生的夫人也是的。

石:对。张光直那个时候在耶鲁,他的夫人教中国语言,在我们系里。她演的是春香。张充和演杜丽娘。张光直,他也从充和那学春香这个角色。然后还有我,演陈最良。还有她(张充和)的先生傅汉思,^②他也打怀鼓,在乐队里面。

彭:您对昆曲演出也有自己的看法。白先勇先生青春版昆曲《牡丹亭》问世后,您发表过评论,说昆曲的舞台背景不要太实。

石:那个挺有意思。那个剧团到我们这里来过,演过两三天,把它现代化,有布景啊,有现代乐队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应该有两种演出,应该还保留传统,但是还应该可以有一些新的创作。

彭:就是可以吸引年轻人的。

石:对,就为了我们现在的观众,尤其是它也在大厅里面。这些戏本来不是在大厅,都是在园林啊、小亭子啊,大家在应酬啊,这些古代文人在一个亭子里,也有吃,也有谈,本来应该这么写、这么演的,面对小规模观众,地方也小。越自然、越外面越好。现在在我们礼堂啊这种戏园子来演,那就完全不是原来的环境了,所以一定要调整

一下。再说这故事很长，五十五出，也应该缩小一下，所以我觉得传统的東西可以走两条路，一个是要保留的尽量保留，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什么样子。但另外呢，也可以加一点创作，让它变得合乎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不反对叫它什么青春版。还有一种以前在电视上演的比较接近传统的演出法，在台湾做的。所以两个都好。而且，白先勇他是非常热心的，对昆曲。他应该继续做别的传奇。他好像《长生殿》也挺喜欢的。

彭：会不会也改编成青春版的？

石：是不是他有这个意思？如果有，也很好。能够做《长生殿》。其实《桃花扇》也很有意思，从历史来看，《桃花扇》的人物啊，这些妓女啊，这些文人啊，这些官啊将军啊，什么都有，是乱世佳人的一个故事。

彭：您会不会把它改编？

石：没人问我。但是，你拍一个《桃花扇》电影也可以，人家也会觉得有意思，历史剧，一个现代历史电影，也可以有功夫啊，它有几次打仗，也有功夫的，还有很多浪漫的，还有政治斗争啊，这是比较复杂的故事。会不会有人打算做了？

彭：因为张充和先生，您跟沈从文也交往过？

石：是，在北京，1975年。因为他和张充和是亲戚关系。那个时候我们两国刚刚建立关系，但是有多少年使他们家庭分裂，因为交通不便利。正在那个时候，福特总统到中国去访问。我那时在耶鲁教书，所以把我加进去，我就陪同他们。我对沈从文的文学作品有兴趣；张充和也常常谈到他。所以我觉得我能趁机来看沈从文，可不可以得到许可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和外国人能够有接触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张充和也不能回去。那个时候，还不能像现在这么容易地探亲。所以她说我到北京以后，问问接待我们的人，要求看沈从文会不会允许。她觉得也许是可以的，因为我是陪总统去的，不会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但是我有点犹豫，我不想给他（沈从文）带来麻烦。充和说应该还可以。所以她准备一小盒子的东西，不是很高级的礼物，都是普通的东西，就是小礼物，都是日常生活用品。我们会觉得不怎么样，我一看：你就要我带这些东西？她说：你不知道，在国内（因为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店里的货不多，这些东西很难买的。好了，我就带上了，非常普通的，刮胡子的什么泡沫，图钉这一类。

彭：图钉之类，现在是很普通。

石：我们美国人当时哪里知道这些！我也觉得很奇怪。他（沈从文）带我到书店去，我看书柜都是空空的，除了毛泽东语录以外，什么书都没有。我才知道为什么她要我带这些东西。到了以后，我看经济还不富足。这些东西，我们以为很普通的东西，在中国现在也以为是普通的东西，在当时还是不容易得到的。我就带了这么一小盒东西。到了中国以后，我就向接待的人提出要求：有没有可能见到这位先生？他就接过我的要求，过了一会就说：“那好，可以了，在历史博物馆有客厅。你到客厅去。沈从文在某个时间也会在。”所以我就这么去，在这个很大的客厅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坐着。但是他们很好，没有留人监视，介绍完后就走出去了。所以我们谈得很自由，很爽快地谈了。他很高兴，非常高兴；我还给他这些东西，可能有多少年没有一个人直接称代表他的亲戚来跟他见面，所以他感觉到可能将来就更好了，会开放一些。我一直听说琉璃厂很好，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就说想去琉璃厂。他很喜欢琉璃厂。这是他的娱乐场所，很熟悉的，他说：“好，我带你去，我们一起去吧。”我们问接待的人：能不能到琉璃厂去？回答说是可以的，所以他就带我去，逛逛那条街看看。其实那时东西还是不多的，但是是老的琉璃厂，不像现在改成文化街就不是那个样子，还是那种比较原始的琉璃厂，这很有意思，能够看很有名东西的街。再说，有沈从文的指导，他对中国的古玩那么内行，他在博物馆做过事，他本来就被派到历史博物馆，所以对文物非常精通。

彭：他也研究服装。

石：我们还谈了《红楼梦》的东西，他好像做过一个研究，不知道出版过没有，就是研究红楼梦的文物，说有的文物实在是真的，有的是虚的，有些东西是不可信的，是作者臆想出来的，创造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在18世纪中国实在有，他研究很深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文物。不知他研究出来没有？

彭：好像出来了。

石：我一直没有机会找来看，但是我想他一直在博物馆做事，对某些东西应该很精通。这个人非常好，他是非常活泼的，一点架子都没有。就是他湖南口音很重，他几次问我是不是懂他的话，（大笑）我不十分习惯湖南口音，但是大部分我听

得懂,起码他的意思我是了解的。现在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也算是相当有成就的作家,有人说,他要是活下去,可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是那么要紧的一个小说家。

彭:他的小说确实好,尤其是湘西系列。

石:而且有很多自传性,写的有的是很危险的境况,他经历过的,现在人可能想不到。他写到跟一个什么军阀(当时地方将军什么都在打仗)的情况。要不是经过这么几种情况,很难真正地了解这一辈的。

彭:您见到他时他的精神面貌都很好的?

石:好,挺好。

彭:不像受到那种压迫、打击之后的样子?

石:没有。这个很奇怪。不仅是他,很多中国朋友,我见过的,如果熟了以后,有的人告诉我他们的经历,有的经历很惨,但是现在想想,他们的精神还是不错的,不是那种忧郁的态度,好像就是一种活力,就是无论他经历了什么打击,但是他的信念还能够继续活下去,还能够觉得生活可以愉快,还有价值。他们恢复力很强。在见到他时,我没有完全了解他一生的情况,我只是听说过一些情况,他是受到压迫和打击的(后来我读过报道);但是在我见他时,他连这种东西都没有表现出来,他好像克服好了。不仅是他,很多中国朋友都这样。我们美国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斗争,我们很难了解到一个人怎么能够处理、感受这种东西,而且还能够没有神经病啊或者其他的打击,大概有人是有的,我见过一两位的,很明显他们的身体是没有恢复的,血压高或者更过分的半身不遂,如傅抱石的儿子。我总觉得可能是中华民族他们有这种克服力,能吃亏。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只是非常高兴,好像是说他关闭了多少年,现在中国开始转变了,以后就更开放了,所以他以为有一天充和也可以来看他。这在当时代表一种信念,一种新时代可能要开始的信念。他非常乐观,身体也很好。有人说无论怎么样,这种东西是基因决定的,你是个愉快的人,你是个悲观的人,现在有科学家就说其实就是你父母继承的DNA,你个人可能管不了的,所以有人无论遭受什么痛苦、打击,他们还是比较愉快的;有人本来可以愉快的,但是他们脑子里的什么化学品啊什么成分总是让他们有一些忧郁的成分,也许跟我们个人没有关系。好像他可能本来就是这样。(大

笑)他本身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有希望的人。我看电视上有人拜访过他,有问他关于这种东西,我还记得他的话,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一直是有一些困难的。”他这么说。

彭:对困难本身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石:他认为从宏观来看,中国历史上总是有一些困难。他看他个人的经历,小困难而已。

彭:那次见面他是否送给您什么礼物?或者给您题词写字?

石:他没有带什么礼物,但是好像充和写信,说他能给我写几个字。写了两幅字,现在都在家里。他喜欢章草,写的大概是某某人的词,用章草写的。哦,对,很有意思,他写字时正在听当时的大新闻:林彪的阴谋被粉碎。所以,可能是他提前写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我求字的话他就找出来,给我题字。他说:我写这些字正是我在听有关林彪阴谋的新闻,所以这幅字是不是跟林彪新闻有关系?可以再研究一下。林彪阴谋败露大概是1973年,我是1975年去见他(沈从文)的,大概1976年就把字寄给我了。已经裱好了,有时候我把它挂起来,想念他。这很明显是章草,很潇洒、很漂亮。

彭:我注意到您后来专著出版以后,开设的课程,有关于中国传统叙事与戏剧的,还有翻译中国文学的,也是传统戏剧与小说,还有关于小说的阅读课程,应该是继续着您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研究。您在孔尚任、《桃花扇》的研究之后,对中国传统戏剧,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或者说你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变化?还有,特别是您讲到中国传统叙事时,使用这样一个术语,是不是有以西方的叙事理论作为参照的这层意思?

石:我没什么成绩,一直在读,一直在学。当然我们主要在读中国戏剧小说。今年我们读了《红楼梦》,还看了其它一些东西,教学生所谓“红学”,当前的红学,包括在中国的红学、在美国的红学。我们就研究这些。两国的学者,都有他们特别喜欢研究的题目,比方说在中国,曹学是很兴盛的,研究曹雪芹的专集很多,而且把《红楼梦》当作是反映社会的一种写实小说。在西方,最近对《红楼梦》,也从这些方面看,但(这方面)我们对曹学的贡献很少。我们的贡献是从叙事体,结构、读法。最近,我对评点派很有兴趣,比如以前中国的小说理论是怎样?要研究中国历史读者

的观点，不是说我们现在人是怎么读它，在清朝，在18世纪、19世纪，当时的读者对《红楼梦》有什么了解、有什么看法？所以我们加上了这种恢复历史观点的读法。在美国，这是一个研究范围。最近对《红楼梦》的文本自觉，就是作者对写小说有一个非常突破的自觉，他知道他的东西是跟以前的小说完全不一样的，在文本里对很多东西有一种新的认识，一种新的叙事体的认识，就是小说以上的认识，作者表面和非表面地反映他的作品是一种文本，而不是一种传来的故事。所以他当作者有一种对他自己创造的主义和贡献，有一个更新的了解，很接近我们现代作者的了解。所以在这一方面，在中国叙事体历史上是一种突破，曹雪芹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最近的外国学者，就研究这些成分，可以说是最近我们对中国叙事体的一种新的看法。好像现在中国的红学跟美国的红学越来越接近，它不完全是两条路，我们也读大陆的很多曹学著作，发现现在很多中国的教授也用西方的分析法来看《红楼梦》和其他叙事体。所以在目前我觉得已经有很多桥梁，知识桥梁，已经建立好了，不能说中外是两门不同的观点了。是不是？在你们大学可能也有一些学者，已经接受了我们这边的做法。

彭：对，我们学校也有一些青年教师，研究《红楼梦》，也喜欢用西方理论。不过我发现你们这当中也确实有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的方法，也在用，是吧？

石：是的，也用。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恢复一种历史观点，就是了解在莎士比亚时代，莎士比亚和他的观众怎么看他的戏曲，跟我们不完全一样。那么在中国也是，中国古代的人读中国的古书，他们的思想范围是怎么样的。不然的话，完全把我们现代人的看法放进去，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是不是？

彭：我看到您大概1994年在伯格利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过《雕刻的山水》？您大概是从这本专著开始，转向另外一个方向的研究。跟周先生了解您时，说您是研究《桃花扇》孔尚任，周先生说“那是以前，现在研究园林啊、山水啊”。

石：它是有内在关联的。因为《桃花扇》主要是江南，所以我研究《桃花扇》，有一次我到南京大学，趁这个机会转到很多江南地方，了解《桃花扇》里写的，而且对一个画家叫石涛的非常有兴

趣，把石涛的《画语录》翻成英文。因为我一直对绘画有兴趣，我最早就学书法，从美术开始的，所以1989年我就翻译了他的《画语录》。翻译他的《画语录》，做了一些研究。石涛其实也是在孔尚任同一时代的人，好像孔尚任见过石涛。我曾经因为绘画和江南方面，对山水很有兴趣，所以读了很多游记，尤其是明末小品啊，这些人写的游记。从这么一条路线，我就进入游记文学这一门，转到这个题目，写游记文学。主要是翻译。从汉代到清代，翻译中国游记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包括唐、宋、明、清。但是，前面我写了一个研究导论，关于它在中国叙事体的历史里面怎么出现、文本里面有什么特色。这样，我讲的是游记文学，是中国两种文体汇合的地方，一个是诗词，就是诗词里所反映的田园山水观点，另一个是从一些历史叙事体，就是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啊，也可以说更早的，主要是在唐朝，出现一种完整的文体，就变成后来人们所说的游记这么一个文体。它是这两个东西的汇合。所以在我的序言里，就是讲这么一个理论，它主要的东西是因为文人被贬谪到远荒之处去，那个经验给他一个创作的动机，再加上古文运动，这种情形就创造了后来的真正的中国游记。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彭：我本来就是想了解您怎么突然从戏剧研究转向了山水文学，现在清楚了。

石：就是从叙述体来看。

彭：叙述体，还有江南园林这样一个过渡。

石：现在我就是在研究一些中国园林文化。

彭：对，包括上次到中国花园看到您，也是跟这有关系。

石：现在我研究避暑山庄、康熙、康熙的诗词，他写三十六景诗。又是康熙，我开始研究的时候是孔尚任和康熙的时代，在晚年又回到那个时代。

彭：那是清代的盛世，也是中国的盛世之一。后来您就开始研究《山海经》？

石：《山海经》也是从山水文学来的，因为它是最早写山和水的。所以从《山海经》我又转到神话的研究。

彭：研究中国神话学和超自然现象，是吧？

石：对，主要研究怪物和神话小说。从神话小说，又对《梦》文学有兴趣，因为梦跟宗教、神话的思想有一点关系。最近的一本书就是反映明代一种梦文学的类书。这是明朝一个文人沈思远写

的《梦占逸旨》。这个主要是翻译,但是前面也有研究中国梦历史,这个是从《山海经》变来的。

彭:这里面会不会涉及一些神秘的现象?

石:对,中国神秘文化。

彭:您对这样一些神秘文化、梦文化之类,有没有一个总体的看法?

石:因为神秘文化不是一个同一性的东西,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思想什么的,都算在神秘文化里面,所以很难得到一个总论。因为你越研究这个,越觉得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一直对非逻辑性的思想有兴趣,我也研究过中国的测字,因为测字是把一般的文本,换用另外一种读法,来了解一个文本,用另外一种逻辑来解释一个句子的意义。我对这些很有兴趣。我们太偏重研究逻辑性的东西,但是非逻辑性的东西也是人类精神上的一个主要成分。

彭:这里面还涉及到偶然性因素。我到洛杉矶后发现美国这边,也有类似占卜、算卦的东西。

石:美国人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外国的东西,尤其在洛杉矶、好莱坞啊,他们很信这些。(笑)但是我们也有佛教啊、道教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啦。这边的人对各种神学,都有兴趣,西方的、外国的,都想看一看,因为承认人性它有一部分是逻辑性的思想,但是也有一部分不是逻辑性的,也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所以应该多了解这种心理。中国文化因为有很多文学作品可以研究的,给我们了解这种非逻辑性的心理提供一种新的观点,新的了解。你不当它是迷信,你当它也是一种类似心理的研究好了,它有一些地方不无道理,(笑)有的东西可以说和现在科学家所讲的,脑筋啊,这种研究不违背现在科学的想法,有些地方是类似的。

彭:再回到您《山海经》的研究,《〈山海经〉中的怪物》,这本专著有什么新的发现,或者对中国神话您有什么认识?

石:过去怪物的范围很大,包括很多很多东西,比方说外国人也算怪物,所以讲外国,在《山海经》里都是怪物。怪物还有鬼神,还有动物,还有中药用的一些鸟啊什么,在《山海经》也有说把它吃了,把它配上去可以治什么病啊。所以怪物有的有好处,有的可怕,有的莫名其妙。它的范围非常大。所以早期这个怪物,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中国文化越来越有发展,有很多新的分类,就

不用怪物,它研究的是从另外一个看法来看。但是退回到早期,到神话时代,它把很多后来有分别的东西都当作怪物,都觉得在我们的自然环境里面也许我们看不到,或者偶尔看到,但却是在存在的。所以,《山海经》是一种参考书。它有很多用处,一个是地理书,神话的武库,另外有很多实际上的事实,哪个山有金子啊,哪个山有可用的铜钱啊,哪个植物可以治病啊,什么药啊,所以有一点早期科学的知识在内,很丰富的。

彭:您对《山海经》有没有文学性的评价呢?

石:它主要是个实用的书,不是从艺术方面来创造的,但是后来文学尤其是叙事体,诗词也是,有空间思想在内,如果要描写一个景观一个风景,总是要反映一些基本上的空间,《山海经》对空间的建构也有一些观点,可以说影响到中国后来文学的空间和境界思想。

彭:可能是对现实中有限空间的一种突破,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地理概念当中,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对中国之外的许多东西了解很少,它对一些很远地方的山、水有个记载,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这样,空间的范围就扩大了。

石:对对对,当然了,中国文人越来越了解世界了,对世界的空间看法有改变了。但是,以对山的看法为例。山在中国文明占主要地位,它有个早期的认识,认为一个山不仅是一种地理的东西,一大块石头而已,它是一种境界,包括很多很多自然活动,是自然的仓库,现在我们要多了解我们自然的环境,像机器之类,有人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是一种统一性的生活,一个生物,它有它的措施。从它的整体来看,《山海经》对山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跟水有关系,它里面含蓄的云、雨、动物啊、怪物啊、矿物啊,什么都有,它是这么看山。这种观点现在我们应该恢复。现在我们想怎样保护环境,怎么生活在它的当中,《山海经》的这种整体观点,正适合我们现在科学家所讲的环境保护的认识。

彭:您的研究,研究中国文学从《桃花扇》到《山海经》,有一个内在的脉络在里面,主要是一种山水精神和山水情结,中间加入了陈士元和他的梦的东西,是出于一种什么状况或什么动机会研究到陈士元呢?

石:由于《山海经》,我对志怪文学又产生兴趣,所以六朝的志怪、唐传奇,一直到蒲松龄、纪

昀、袁枚这样一批作家。在神怪文学里面，梦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还有很多志怪小说都有梦。由于这些，我就开始研究中国人对梦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观点，后来就发现陈士元在明末编成一种类书之类的叫作《占梦逸旨》，收集各种笔记和小说，包括历史啦，很多很多。大概有几百个，有分类，前面还讲理论，分上下卷，上卷谈到理论的，梦的征兆，还有什么六梦啊，各种以前的理论他都有讲过。

彭：还有什么五不厌、五不占。

石：对对对。还有汉朝的，道教这些。然后下边就是关于题目，梦到财富啊、笔墨啊、器物啊、龙啊、举业，科举，梦到科举的故事很多。本来有寺院可以去求梦，而且这些求梦的人都是这些秀才想做举人，想梦到能不能考取。我以为这本书写的主要读者是这些秀才，最大的一回就是梦到举业的梦，内容最多是笔墨和科举。科甲，反映晚明的时候，读者对梦到他们考取或者考不取的情况最多，所以这本书，就是卖给这些人。然后包括其他的，就是鬼神啊、怪物啊，还有寿命啊。这些都是中国人关心的东西，也有凤鸟、龙蛇、兽群啊，非常丰富。这种周朝的龙蛇，很多梦，可能有五百个梦。所以从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各个时代各个文体所写的梦的故事。中国文化对梦有很特别的观念。

彭：确实，梦因为很久就有了，孔子梦周公啊什么什么的。

石：甲骨文也有梦，因为王有恶梦，他怕是什么不祥预兆，要占卜，所以在甲骨文也谈到了这个。所以中国人认为梦不只是一种心理的东西，而是生活的一个方面，是生活的时代、场面，这种有魂魄的观点，人有梦，有的想法就是你这个魂是真实地去表演这个梦，然后它就回来，不是一种完全虚的思想而已，是一个具体的经验。

彭：对陈士元的文学研究似乎人不多。

石：有一些，但比较少。他本来做官，他的朋友是张居正，他做知县，做了几年，后来他写到他在祭祀孟子的时候，孟子的偶像掉下来了，他的名字与孟子有关系，叫孟青，他以为就是告诉他“你赶快退休吧，不要做官了”，所以他就退休了。那时他很年轻。他编了很多府志，还做了一些小研究的题目。他的著述，仅别集就有二十六种，在清朝时存在的还有十多种。大概他退休以后有土地，所以他可以回到故乡做绅士。他搞了一些钱，

出版这些书。这些书有销路，在民间，在秀才里面。他编、撰了很多不是俗气的书，也不是非常高级的雅作，这是一种中间的，就是为了适合晚明的出版业的扩大。在嘉靖以后，有很多此类出版物，因为他是举人，有这个背景，他可以满足知识阶级要求的简单化的东西，所以你买他这本书你可以看几本书的内容。这种书在那个时候销路很大，他是做这种工作。在万历到康熙年间，陈士元的书已经很有名气，有些新书为了多获利，就写上经过陈士元审定、编订，比如《梦林玄解》。但是我们看陈士元自己所做的记录，以及他人的记载，还有19世纪有人重印陈士元的名作，也不包括《梦林玄解》。这本书显得比较俗气一点、比较通俗一点。他还有关于楚文化的书。有人问他楚文化的问题，他答复，就形成这么一种书。

彭：所以您用“百科全书式的”给它命名。

石：等于是梦的百科全书。我就把它翻译了，自己也写一篇序，《中国梦文化的历史》，大概有40多页，给我们在美国的汉学家还有在中国研究梦文化的学者提供一些资料和线索。

注释[Notes]

①蒋复璁(1898-1990)，号慰堂，浙江海宁人。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国立北京大学讲师、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德国普鲁士邦图书馆客座馆员。早年在梁启超创办的松坡图书馆工作。后创办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任馆长。1949年赴台湾，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及私立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总统府”国策顾问等。1954年，在台湾重建“国立”中央图书馆，蒋复璁继续任馆长。1965年在台湾建立“国立”故宫博物院，担任首任院长。参王晓路：“蒋复璁先生传略”，《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1994年第2期。

②傅汉思(Hans H. Frankel)(1916-2003)，德裔美籍汉学家，加州大学博士。精通德、法、英、意语。曾受胡适聘请，任北大西班牙语系主任。1949年后回到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任教。从事中国历史、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孟浩然传》、《梅花与宫帏佳丽》(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oetry)。参刘皓明：“从夕国到旦方——纪念傅汉思(Hans H. Frankel, 1916-2003)教授”，《读书》2004年第9期。

(责任编辑：查正贤)